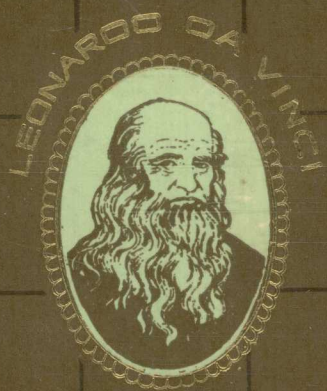


诸神复活



梅勒什可夫斯基著

诸神复活

雷翁那图·达·芬奇传

绮纹译

下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Dmitri Mereschkowski
LEONARDO DA VINCI

潜 神 复 活
ZHU SHEN FUHUO
雷翁那图·达·芬奇传
〔俄〕梅勒什可夫斯基著
绮 纹 译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8.25印张 541,000字
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00,001—40,000

定价(上下册)9.60元

ISBN7-108-00065-2/K·10

第十章

静 波

罗克阔堡西北塔一个蒙着铁皮的小门，通往一间地窖去，那里放着无数的橡木柜子。这就是穆罗公爵的宝藏库。门上有一幅雷翁那图作的未完成的壁画，把墨邱利神画做威风凛凛的天使。一四九九年九月一日夜间，宫廷会计官俺布罗曹·费拉里和税收主管官波贡绰·卜塔，同着他们的助手，把金杜卡和珍珠——他们一瓢一瓢地挖起来，同谷粒一般——以及其他贵重物品，从柜子里拿出来，装在皮袋之内，小心封印了。仆役们把袋子搬到花园去，放在骡子背上。已经装满了两百四十袋，由三十只骡子驮着了，但将烬的蜡烛仍旧照耀着柜的成堆的金杜卡。

穆罗坐在宝藏库门口，一张堆满帐簿的写字台边。他心不在焉地，呆呆地，望着蜡烛火焰，没有去注意那些人的工作。自从得到他的总司令嘉黎亚左·桑塞维里诺遁逃以及法国大军向米兰行进的消息之日起，他就陷入于这种罕见的痴呆状态了。

所有财宝都从地窖搬出去以后，会计官便问公爵：那些金银食具应当搬走呢，还是留着。穆罗皱起额头看他，好象

在集合一切思想来了解他所说的话的样子；以后他做了一个难解的手势又别转脸去了，仍旧痴呆地望着火焰。俺布罗曹先生重复一句时，穆罗简直没有听他。会计官得不到一点回答，便同着他人走开了。惟有穆罗留在那里。

老侍从马里奥罗·普斯特拉报告新任官堡司令伯拿狄诺·达·哥特求见。穆罗用手抹着面孔，抬起头来，说：

“好的，好的，自然。让他进来。”

他不信任世家贵族出身的人，宁愿提拔下层分子；他把在上的人降下去了，把在下的人抬上来。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大多是烧火的，种园的，煮饭的和赶骡的等类人的子孙。这个伯拿狄诺的父亲原先是宫廷仆役，后来做了御厨总管，他自己少时也曾穿过仆役衣服。穆罗把他提拔起来直到国家大员地位，现在更全心信任他，将米兰宫殿堡垒——穆罗在伦巴底的权力的最后支柱——防守之责托付给他了。

公爵接待这位新司令，非常客气，请他坐下，将官堡形势图展开给他看，并给他解释官堡守兵同本城居民交通的信号。需要紧急援助时，白天在宫殿大塔上挂一把勾镰刀，晚上则点三支火炬；兵士叛变时，挂一条白被单在篷那·狄·萨伏依塔上；缺少火药时，用一条绳子拴着一把椅子从城垛垂下来；缺少酒时，挂一条女人裙子；缺少面包时，挂一条男人黑裤；一只瓦制夜壶表示需要一个医生等等。这些信号是穆罗自己想出来的，他的内心这样得意，好象一切拯救希望都建立在这些信号上面似的。

“那么，你可以明白，伯拿狄诺，”他做结论说，“一切都

是预先料到的！一切东西都给你准备得很丰富：钱，火药，粮食，军器。三千名兵士也预支了薪饷，这个宫堡可供你防守三年之久，但我只请求你支持三个月。三个月之内，我没有请救兵来时，你爱怎么办，就由你怎么办！我的话到此为止了。前途珍重！上帝保佑你，我的孩子！”

他拥抱这位新命令，同他告别。

司令走后，穆罗命令侍童安下行军床。他做了祈祷，躺下去睡；但他睡不着。于是他又点起蜡烛，从行囊里取出一小包文书，在其中找寻一首诗：这是伯令聪尼的同行，一个叫做安东尼阿·卡梅里·达·比斯多亚写的，他背叛了公爵，他的恩人，而逃到法国人方面去了。这首诗内，他把穆罗和法国的战争，描写做有翼的司伏萨恶龙和高卢老公鸡的决鬥：

我看见，公鸡和恶龙互相斗争，
互相纠缠着，咬啮着，斗个不停，
公鸡早已啄下敌手一个眼睛。
恶龙想要腾跃起来，但不能够，
公鸡用着利爪抓住了它的咽喉，
它努力挣扎，它在痛苦之中咆哮。
恶龙死了，高卢得到了胜利，那公鸡！
这业畜，它当初曾以与天同高自诩，
现在不仅受人，而且受畜牲所轻视，
连靠腐尸为食的乌鸦也看它不起。

他始终是个懦种，
惟因我们不和，才显为一位英雄。
你既揖盗开门，引狼入室，
篡夺了政权，毒死了亲侄，
穆罗呵，这就叫做自作孽不可追，
惟有死，你才能脱离这场天降的灾难。
过去的幸运若还留在你的心窝，
你就应当明白，罗督维科：
那人的痛苦将加倍难忍，
他说：以前我也曾享受过幸运！

一阵忧愁的，同时气愤的感情充满了穆罗的心，他觉得是无辜受辱的。他不由得想到一首奴性的颂诗上去，不久之前也是这个卡梅里·达·比斯多亚写来颂赞他的：

人人都要惶恐而悚惧，望着穆罗的荣光，
都要痴呆了，好象在梅杜莎面前一样！
和平握在你手里，你又操纵着争战，
你一脚跨上天空，一脚踏在地上。
穆罗呵，只须你翻动手掌，
整个世界都要为你而高翔！
上帝之下第一人，你在旋转
命运之车轮呵，还有宇宙之方向。

午夜过去了。残蜡的火焰将近熄灭了；但公爵还在阴

暗的宝藏塔内走来走去。他想着他的苦难，想着命运的不公平，想着世人的忘恩负义。

“我什么事情得罪了他们呢？他们为什么恨我呢？他们说：我是恶人，是凶手！那么，杀死同胞兄弟的罗缪鲁斯也是恶人和凶手了，凯撒，亚历山大，以及古代一切英雄都是恶人和凶手了！我要开创一个黄金时代，自从亚古士督，特拉扬和安东纽斯以来没人见过的时代。只消稍待几时，——意大利便要统一起来，在我统治之下，阿波罗的桂树林和拍拉斯^②的橄榄林又要开花了；那时就产生一个永久和平和灿烂文化的国土。我是第一个君主，伟大处并不在于浴血的战功，而在于探求黄金和平之果实，在于开发民智。布拉曼特，卡拉多梭，巴楚里，雷翁那图，还有好多其他的人！将来，兵刃之声早已消失时，司伏萨的名字要给后代的人同他们的名字联系起来的。我将造就何种成绩，升高到何种地位，我将变成新的配里克列，来领导我的新雅典，倘若不是这些疯狂的北方蛮族侵略进来，……为什么这样呢，主呵，为什么呢？”

他的头垂了下来，重复着那几行诗：

你就应当明白，罗督维科：

那人的痛苦将加倍难忍，

他说：以前我也曾享受过幸运！

蜡烛火焰还光亮了一次，照耀着这塔的穹窿天盖和宝藏库门上那个墨邱利神，——以后就熄灭了。

公爵吓得很厉害：将熄蜡烛之熄灭本是一种凶兆。为的免得搅醒里恰德托，他就暗中摸索到他床上去，脱了衣服，睡下来，这次立刻就睡着了。

他做梦跪在贝特丽采夫人之前，她刚才发觉她的丈夫同吕克列沙幽会，现在板起严厉面孔骂他，打他的面颊。他感觉很痛，但不以为是受侮辱；他很快活，她又活了，又是健康的。他驯顺地将面孔献给她打；他去抓她的淡褐色的小手，为的用嘴唇在那上面亲吻；他哭了，由于爱她和怜悯她。忽然不是贝特丽采站在他面前了，而是那个墨邱利神，象雷翁那图画在铁门之上的威风凛凛的天使的样子。这神握着他的头发，喊道：“呆子！呆子！你还希望什么？你以为那些诡计能帮助你么，能够从上帝的裁判救你出来么？你这凶手！”

穆罗醒来时，窗子已经透进曙色。骑士，高官，军人和德国佣兵，陪伴他到德国去的一共有三千骑，都在花园内以及往北方阿尔卑斯山去的大路上，等待公爵。

穆罗骑上马，到圣玛丽亚修道院去，为的在他的夫人墓前做告别式的祈祷。太阳升上来时，这凄凄惨惨一队人马便开始移动了。

因为秋天多雨，道路破坏不堪，走了两个多星期还未达到目的地。九月十八日，晚间很迟，走了一天之后，公爵觉得疲倦而且生病了，决定到山上一个岩洞里过夜去，那里平时只有牧人住宿的。比较安逸和舒适的住所，并非没有，但穆罗故意选择这个荒凉场所，作为同马克西米良皇帝派

来迎接他的专使会面之地。

一堆旺火照耀着那挂在岩洞低垂天盖的钟乳石。行军厨房的烤肉叉上正在烤炙野鸡做晚饭用，公爵靠在一把皮条编成的行军椅上，衣服穿得很暖和，脚下放一个暖水炉。他的身边，吕克列沙小姐，永远是温柔而快乐的，象家主婆一样照应着，正在制造她自己所发明的一种牙痛药水，用葡萄酒，胡椒，丁香及其他浓烈的香料做成的。公爵此时正患牙痛。

“您看这种情景，鄂图亚图先生！”他对皇帝专使说，暗中他几乎是得意于他的这般重大的苦难。“您可以报告皇帝，您在什么场所遇见米兰国正经公爵的，当时又是什么情景。”

他此时又显出雄辩的才能了，每逢他长久沉默和精神痴呆之后，总要显出这个才能的。

“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惟有我没有枕头的地方。”^③

“哥里奥，”他转脸对他的宫廷史官说，“你记载我们的史迹时，不要忘记提起这个牧羊洞夜宿的故事，安内斯的同伴，特洛伊英雄安格卢的后裔，大司伏萨的子孙的最后躲藏所。”

“爵爷，您的苦难是值得一位新塔西脱^④大手笔来写的，”鄂图亚图回答。

吕克列沙拿牙痛药水给公爵。他看看她，心里很高兴。苍白的，然而活泼的，给淡红色火光照耀着，黝黑的头发

梳得很光滑地，直垂到耳边，一颗金钢石嵌在额头窄狭的金环之上，她含笑象母亲般慈爱地望着他，用一种带点探究的留神的严厉的天真而无邪的眼光。

“爱人呵！你决不会背叛我，欺骗我的。”公爵想。他漱了口，再说：

“哥里奥，你这样写，在巨大痛苦的熔炉内，才认出真正的友情，象金子在火中间一样。”

穆罗宠爱的侏儒雅那基走到他身边。

“小爸爸，嘻嘻，小爸爸！”他说，坐在公爵脚下高高兴兴地敲着穆罗的膝盖头。“为什么你哭丧着面孔，扮着好象要把我们通通吃掉的样子呢？算了罢，真的，算了罢！无论什么病都有药医，惟有死没有药医。常言道：宁为活驴，莫作死王。——鞍子啦！”他忽然喊起来，指着地下一堆马鞍子。“小爸爸，看哪：驴子鞍子啦！”

“你想起什么，这样高兴？”公爵问。

“想起了一篇老笑话，穆罗。你一定听说过的。要我说一遍么？”

“说罢！”

侏儒跳起来，全身铃子叮叮当当，并挥舞着他的呆棒，棒端有一个猪尿泡，装满了晒干的豌豆。

“古时有个画家，名叫卓托，在拿波里王亚尔丰梭的宫廷里供职。有一天，国王命令他把整个王国都画在宫殿一堵墙上。于是卓托画了一只驴子，背上装副鞍子，鞍上绘有国王的徽志，金王冠和权杖，另外有副新鞍子绘着同样徽志

的，放在它的脚旁，它用鼻子去嗅着。‘这画含有什么意思？’亚尔丰梭问他。——‘这就是您的黎民，陛下，它天天想念一位新主。’——是的，全篇故事就是这样的，小爸爸。我虽然是个呆子，但我说的是真理：米兰人现在嗅着的法兰西鞍子，不久就要擦伤他们的背脊的。让小驴子尝够它想要的味道罢，——不久老鞍子又要变成新鞍子，而新鞍子反而变成老鞍子！”

“*Stulti aliquando sapientes*，——呆子有时是哲人，”公爵说，忧郁地微笑着。“哥里奥，写下来罢……”

但这次，他没有能够说出一句含有深意的格言。人们听见岩洞进口有马嘶人语及马蹄践踏的声音。那位侍从马里奥罗·普斯忒辣带着惊吓的面孔冲进来，在秘书长巴多罗买阿·嘉尔哥耳边低声说几句话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情？”穆罗问。

大家都不做声。

“殿下，”秘书长开始说，他的声音颤抖起来，他住了口，脸转向他处去。

“爵爷，”路易基·马良尼说，一面走到穆罗身边。“上帝扶助您！请您准备听听最不好的消息……”

“那么说罢！快点说出来罢！”穆罗喊，面孔忽然全无人色了。

他看见岩洞进口一个人穿着沾满污泥的长皮靴。夹在兵士和廷臣中间。大家不作一声，站到旁边去。公爵一手推开路易基先生，就冲到这个快差身边，夺下那写给他的

信，拆开，匆匆看了一遍，——大喊起来，就倒向地下了。普斯忒辣和马良尼刚刚来得及扶住了他。

波贡绰·卜塔在这封书信内报告穆罗说：九月十七，圣萨提鲁节日，叛徒伯拿狄诺·达·哥特将米兰宫堡献给法兰西国王的元帅，仗·查谷谟·特里武佐了。

穆罗素来喜欢假装昏倒，而且装得很象，他时常利用这个手段当作一种外交上的诡计。但这次，他是当真失去知觉的人们好久唤他不醒。最后，他睁开眼睛，深深叹了一口气，站起来，很虔诚地画了一个十字，说：

“自从犹大直到现在，没有一个叛徒比这个伯拿狄诺·达·哥特更加无耻的。”

这天，他就不再说一句话了。

数日之后，深夜，穆罗同他的秘书长单独在印斯布鲁克^⑤地方皇帝宫殿中一间房子里，——马克西米良皇帝很优待他。他在房内大踱方步，口念一封信稿，叫巴多罗买阿先生记录下来；原来他要派一个专使秘密到君士但丁堡去见土耳其苏丹，这信就是准备给专使带去的。

老秘书现出了十分紧张的注意。笔尖随顺地在纸头上急滑而过，几乎随不上公爵急速念出来的话。“我坚定地以善意的决心和友谊的感情恭对陛下，我信任能得奥托曼帝国^⑥大皇帝慷慨的援助以收复我的国土，所以决定经过三条不同道路派遣三个专使，希望其中至少有一个能办妥我所委托的事情。”

书中，公爵向苏丹控告教皇亚历山大第六：“教皇，他本性上是狡诈而恶毒的……”

秘书长的不动情的笔尖停住了。他扬起眉毛，皱起额头，心里以为听错了的，问道：

“教皇么？”

“是的，不错。快点，写！”

秘书长便低下头来在信纸之上，笔尖又滑动了。

“教皇，如陛下所知，他本性上是狡诈而恶毒的，他煽惑法兰西国王进兵伦巴底。”

以后就叙述法国人的胜利。

“我得到这个消息之时，非常惊惶，于是认为暂时到马克西米良皇帝这里来，等待陛下之援助，乃为上策。一切的人都背叛了我，欺骗了我，但最可恶的还是伯拿狄诺……”

提到这个名字，穆罗的声音就颤抖起来。

“伯拿狄诺·达·哥特是一条毒蛇，我自己在胸怀里温暖过它，是一个奴隶，我给了他无数的恩宠和赏赐，而他出卖了我，同犹大一般……——不，等着，最好不要提起犹大的话。”

穆罗打断自己的话，他现在才想起这信是写给一个不信上帝的土耳其人的。

他接着叙述他的困苦祈求，苏丹水陆两路进攻威尼斯，保证他一定会胜利的，一定会扑灭奥托曼帝国死对头——威尼斯共和国的。他结束这信说：

“陛下明见，在此次战争中，以及其他一切行动中，凡我

所有的，皆供陛下支配；陛下在欧洲一定找不到比我更强大和更忠实的同盟者。”

他走到桌子旁边，要添加什么话，但以后只做了一个拒绝的手势就坐在一张椅子上面了。

巴多罗买阿撒了些沙在最后几行字上，那几行墨水还未曾干。他忽然抬起头来望他的主人：公爵用双手盖住面孔，在那里啼哭。他的背脊，肩头，多肉的双下颏，淡蓝色的剃得很干净的面颊，光滑的鬓发，——这一切都因为他的呜咽而颤动起来。

“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你的正义在哪里呢，主呵？”

他将那皱襞的面孔——此时好象爱哭的老太婆的面孔——转向他的秘书长，结结巴巴地说：

“巴多罗买阿，我信任你。你凭良心告诉我一句：这事我做得对不对？”

“殿下说的，是——关于派专使到土耳其去的事情么？”

穆罗点点头。秘书长本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，他深思地扬起眉毛，翘起嘴唇，颧蹙着额头，说：

“一方面，自然，——既然同豺狼一起生活，就必须跟它们一起叫嚷。但另一方面，……我大胆向殿下建议，请殿下再等几时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！”穆罗喊起来。“我等得够久了。我要拿点颜色给他们看看，教训他们；米兰公爵不能给他们随便放在一边去的，好象棋盘上一个无用的小卒。因为你看，我的朋友，象我这样一个正经君主受人如此虐待了，那么不仅向土

耳其人求救，就是向魔鬼求救，人家也不当怪责我的。”

“殿下，”秘书长带着谄谀的声调再劝谏说，“我们不当防备到，土耳其人侵入欧洲来会惹起意外的效果么，譬如危害了基督教会？”

“哦，巴多罗买阿，你真以为我没有料到这一层么？我宁愿死一千次，而不愿给我们的神圣教会有所损害。上帝保佑我不会这样做！……——你还未曾完全明白我的计划哩，”停一会，他又含着从前那种狡猾的贪婪的微笑说下去。“等着罢，我们要弄得敌人寝食不安，要把他们密密网着，使得他们再也看不见上帝的光明！我同你说一句：土耳其苏丹也是我手里一种工具。时候到了，我们也要把他毁灭的；我们要根绝那不信上帝的穆罕默德教，要将圣陵从异教徒压制底下解放出来！……”

巴多罗买阿没有回答；他只皱眉蹙额低下头来。

“他很糟糕，”他想。“糟糕得很！他钻进幻想里去了。这搞的是什么政治呢？”

这天夜里，公爵祈祷了很久，非常热烈而虔诚，迫切盼望土耳其苏丹来拯救他，——在他所最喜爱的圣母像前面祈祷。这是雷翁那图的作品，把穆罗的美貌情人采西丽亚·伯尔迦弥尼伯爵夫人画成了圣母的模样。

约在米兰宫堡投降以前十天，特里武佐元帅，在群众“法兰西，法兰西！”欢呼之下和教堂钟声齐鸣当中，进入米兰城，如同进入一个被征服的城市。国王车驾预定于十月

六日降临。市民们准备一场盛大的欢迎。行会理事们在大教堂宝藏库里寻出了两尊天使雕像，那是五十年前“俺布罗曹共和国”^⑦时代用来代表人民自由之保护神的。鼓动背上镀金翼翅的那些发条，因为年深日久，力量薄弱了。理事们就委托过去公爵的机械师，雷翁那图·达·芬奇，修理这两尊天使。

那时雷翁那图正忙着制造一架新的飞行机器。某天清早天还未大亮时，他坐在那里研究图样和算式。蒙着薄绸如同鸭蹼的轻轻的苇子骨架，这番不象蝙蝠了，却象一只大燕子。一扇翼翅已经做成了：雅致的，尖形的，各方面都好看的，从地板直高到天花板上。下面，在它的遮荫之下，亚斯特罗正在勤奋地修理米兰城两个木头天使的弹簧。

这番雷翁那图有意使飞行机器尽可能地合于鸟儿的身体构造，以为鸟儿是自然界给予人类的最好的飞行模型。他始终希望能将飞行奇迹解决于机械学法则之中。凡他所能知道的，显然他都已知道了；虽然如此，他仍旧觉得飞行之中似乎有某种秘密不能还原为机械学法则的。同过去几次实验一般，他又碰到了那个界限，即隔在一切自然产物和人手产物中间的界限，活的躯体和死的机器中间的界限；于是他觉得他好象在趋向于不可能的事情。

“谢谢上帝，——好了！”亚斯特罗喊起来，把发条旋紧了。

天使动着它们的沉重的翼翅。房里起了一阵风，大燕子的轻而薄的翅膀，摇动着，萧萧响着，仿佛是活的。这铁